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遗 书

第三卷

〔法〕让·梅叶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遗 书

第 三 卷

〔法〕让·梅叶 著

陈太先 瞿 茂 译

商務印書館

198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遗 书

第三卷

〔法〕让·梅叶著 陈太先 瞿茂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07

1985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237 千
印数 8,050 册 印张 9 7/8 插页 4

定价：1.95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第三卷 目录

七六、[人們有惡德、受災難並且犯罪：這證明並不存在所謂無限善良的、本來不容許惡事的神]	1
七七、[如果存在要求人們崇拜自己的神，神就應該讓人們直接了解自己]	20
七八、[有許多假先知和假神迹].....	26
七九、[如果存在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就不会有可怜的、不幸的和不完善的存在物]	46
八〇、[駁笛卡儿主義者關於存在上帝的論據].....	62
八一、[我們知道時間、空間和數的自然的無限性].....	63
八二、[在這方面存在着許多無限性。可是絕對的無限性可能只有一個——整個宇宙]	72
八三、[笛卡儿主義者把無限存在和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無限完善的存在物混為一談，他們錯了].....	74
八四、[一切物質的物体都是由物質粒子的運動所形成的].....	92
八五、[自然形成的自然物和人工創造物的區別].....	99
八六、[笛卡儿主義者不得不承認，自然物只是由於自然界的自然規律才能形成].....	107
八七、[因此他們應當承認物質依靠自身能夠運動]	108
八八、[崇拜上帝的人提出一些論斷來證明自然界的創造物中存在缺陷和不完善之處是合理的，但這些論斷是虛偽的].....	110
八九、[證明宗教虛偽性的第八個論據，這個論據是由靈魂不死和精神這兩個觀念的虛偽性推斷出來的].....	141

九〇、〔崇拜上帝的人为灵魂不死虚构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和不可信的〕	143
九一、〔驳斥这些论点〕	150
九二、〔古代人士论灵魂不死的意见〕	162
九三、〔灵魂现象只是物质的变形,但这不是说: 灵魂现象自身有体积、有几何形状或其他物质特征。笛卡儿主义者断言动物没有意识和感觉, 这种论断是荒谬的〕	164
九四、〔摩西和古代的先知们不相信灵魂不死〕	192
九五、〔普利尼不承认灵魂不死〕	197
九六、〔祸害的不可避免性也是不承认有所谓能防止发生祸害的上帝的理由〕	200
九七、〔所引述的一切论据彼此间完全吻合, 可见它们是确实的和令人信服的〕	202
九八、〔结论〕	203
九九、〔告读者〕	218
附录	
I、 让·梅叶的书信	223
II、 伏尔泰书信选	236
III、 阿纳哈尔西斯·克鲁斯特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摘录)	247
俄译者注释	250
让·梅叶和他所著《遗书》的版本源流	253
梅叶和他的《遗书》[苏] 维·彼·沃尔金 (陈太先译)	272
让·梅叶 [苏] A. M. 德波林 (郭一民译)	293
有关梅叶的文献	310

七六 〔人們有惡德、受災難並且犯罪： 這證明並不存在所謂無限善良 的、本來不容許惡事的神〕

可是，我們回來談談所謂無限完善的神。如果神真正象我們那些善男信女所講的那样，那么他就一定是無限善良和無限聰明的。誰也不能否認這個論點。可是，顯而易見，並不存在所謂無限善良和無限聰明的神，因而也不存在所謂比一切都完善的神，所以也就不存在他們叫做上帝的那個神。

下面是並不存在所謂無限善良和無限聰明的神的明確的論証。

如果存在這樣的神，那麼，他就会盡量愛好善良、公道、美德和秩序，就會到處保護善良、公正和無罪的人，就會無限痛恨惡事，痛恨一切惡德、不公道和殘暴行為，並且會到處懲罰作惡的人。既然他象人們設想的那样是全能的，那麼，它就不會忘記充分保障一切真實的幸福並普遍確立和鞏固良好的秩序。同樣，如果他真正痛恨一切惡習、惡事、不公和殘暴行為，那麼，他既然如前所述是全能的，他就不會忘記隨時隨地防止惡習、惡事、不公和混亂，或者至少不會忘記懲辦所有作惡的人或其中的首惡分子。因為正和向各處射出光輝、驅除黑暗是無窮的光的本性，到處傳布熱力、驅除寒冷是熱的本性一樣，做各種各樣的善事和防止各種各樣的惡事乃是善良和聰明的本性。正和光明與黑暗不相容，熱與冷並不存一樣，無限善良和無限聰明更應當有充分理由與任何惡事及災難，與任何惡德、混亂以及殘暴行為不相容。如果全能的神如人們確信的那样，真是無限善良和無限聰明的話，那麼既然無限善良及無限聰

明和任何恶事、任何恶德、任何残暴行为及不合规矩的行为不相容，那这就意味着在全能的神的庇护和支配之下，世界上一切恶事、一切恶德、一切残暴行为及不合规矩的行为都不可能存在。因为他全能、善良而又贤明，就应当能防止任何恶事、任何不公道、任何残暴行为或不依规矩的行为。然而实际上，显而易见，世间差不多充满了恶事和灾难，人们身上充满恶德、谬见和残暴行为，在管理人们方面充满着暴政和不公道；恶德和残暴的强霸势力几乎到处可见，争执和分裂几乎到处占上风，公正无辜的人几乎都在沉重的压榨下呻吟着，贫穷的人几乎都因贫困而忧愁万状。但是，另一方面，凶手们、没有信仰的人和那些不值得生在世间的人却过着安宁、幸福、欢乐、受人尊敬和享受各种物质福利的日子。

所有这一切都不容否认。我甚至远未说完这一切。要是有谁愿意把世界上一切恶事、一切灾难、一切恶德和可恨的暴行编成详细的清册，那就需要编成整整的好几册。总之，既然显而易见，充满世间的差不多到处都是邪恶、灾难、恶习、暴行、欺骗、偏私、窃盗、诈骗、残忍、苛政、不合规矩和杂乱无章的现象，那么，这就是显然无疑的证据，证明并不存在无限善良、无限贤明和能防止一切恶事的神，证明并没有那种智慧能够找出防止这些恶事的可靠方法，因而也就没有所谓全能的、无限善良和无限贤明的神灵。

这儿是十七世纪一位贤明作家关于这点所讲的话。虽然他完全是个基督教徒，他却不能不感觉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在这儿所举的论证的说服力量。他说：“产生秩序和从属关系的某种不平等现象是上帝手创的，人们认为这是神的律法；但是，象人间常见的那种过分的不平等现象，已经是人为的现象，或者是强者的权力的表现。”^① 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同一地方又比较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

^① 拉布留伊尔：《当代的性格》。

見解，这个地方我已引証过了。他說：“你們把权力、快乐和游手好閑給一方面，而把依賴地位、忧伤和貧困給另一方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人們狠毒，把这一切分配得不合理，或者是由于上帝不成其为上帝。”可見，这位作者认为，在上帝、即在无限完善的存在物的指導和管理之下，良好的秩序和公平的从屬关系是必要的。他說：“这是他的事情，或者更正确一点說，好好地做一切事情，到处建立秩序和良好的領導，这应当是无限完善的存在物的事情。”直到現在这位作者的話还是对的，因为他既然假定了一个无限完善的存在物；可是又怎能斷言在人們中間所見到的大不平乃是人們自己制造出来的或是强者权力的表現呢？要知道，如果他的关于存在无限完善的神的推測是正确的，那么这种不平和这种强者的权力就不会存在。因为全能的、同时又是无限善良、无限賢明的神怎么会容許人与人之間存在这样不公的大不平呢？他怎么会容許違反理性和公道甚至違反他的一切善良意图和善良願望来确立强者的权力呢？难道象我們的基督教徒所說的那些力量薄弱的凡人，他們本身既然力量薄弱，而他們的能力反而大过全能的神靈嗎？这是根本令人难于置信的。这和被設想的全能而无限完善的存在物的善良和賢明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此，在我們教徒所謂神的箴言中說：任何智慧、任何先見之明、任何智謀、从而任何能力和任何威力都不能克制上帝的意图和願望。“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抵擋耶和華。”^① 問題就在于：上帝的善良和智慧創造万物，使万物保持着良好的秩序，这种善良和智慧本身决不能让人们 的殘暴行为破坏这种良好秩序。总之任何时候也不容許人間存在这种殘暴行为。

下面是一个假先知用上帝的名义說的話：“你們知道，我是上

^① 《箴言》，第 21 章，第 30 节。

帝，除我之外并无別神。我的意图是坚定的，我所希望的一切都必成就。”^①这就是說，必須承认，誰也不能違反全能上帝的意图和願望，誰也不能扰乱和推翻神圣的全能的上帝所規定的秩序。但事实上却到处可以看到良好的秩序受到破坏，公道和正义受到蹂躪，恶习敗行泛濫无边，无数的恶事和灾难压迫着大多数人民，并且最正直最純洁无罪的人所受的压迫却常常多于无信仰的和有罪的人。不用說，所有这一切都是确实的和无可怀疑的証據，證明沒有所謂全能的、无限善良和无限賢明的神、能消除这一切恶事并能牢固地普遍建立公道和良好秩序，象无限善良和賢明本应做到的那样。所以，这样一些恶事、一些恶德、灾难及暴行就清清楚楚地告訴了我們：并不存在什么上帝。我上面談到的那位作者曾就这方面相当明确地发表过意見。他的話我刚才已引用过。他說，你們把权力、快乐和游手好閑給一方面，而把依賴地位、忧伤和貧困給另一方面；产生这样情况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人們狠毒，把这一切分配得不合理，或者是由于上帝不成其为上帝。这就是說，根据这位作者（他无疑是我們教徒中間最賢明的教徒之一）的感覺和見解，下面两个論点必須承认其中一点：或者承认如他所讲的，当世上事物出現在我們面前时，由于人們行为殘暴以致把它們弄得乱七八糟；或者承认，这是由于上帝不成其为上帝。

为了說明事物是由于人們行为殘暴才弄得乱七八糟的，就必須假定它們先前原是安排得秩序井然的，并且情况的确是比現在完善得多的。这一点是很难証明的，因为沒有显露过关于这一点的任何迹象。不过我并不完全否认世間事物曾經有一个时候是秩序井然的，至少風俗和行政在过去确实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应怀疑，要是人們真正賢明、即他們完全受理性之光和天赋的正义

^① 《以賽亞書》，第46章，第9—10节。

原則的支配，那麼他們現在還是會生活在良好的秩序和境況中的。但談到我們本性的毛病和弱點，談到疾病、災難、不幸的境遇，特別是談到視為生命的終結、視為苦樂的極限的死亡，那就沒有理由認為那時的秩序比現在要完善得多。

人們從前總是喜歡行惡，總是患着肉體上的和精神上的疾病；人們也同現在一樣，總是不免於死亡，雖說在某一個時候有些人活了幾百歲，可是他們之中，畢竟沒有一個人能活到現在；他們過去人人以死亡結束生命，正和現在人人也以死亡結束生命一樣。總之，不論世間事物從前有過較好的秩序和境遇，或者從來沒有過這種秩序和境遇，——我都不打算否認人們從前的確可能处在很好的境遇中。我只想說，如果無限完善的神靈曾經運用其全能、慈愛和智慧，把人類的事物安排了很好的秩序並使之得到完善的境遇，那麼，這些事物就會永遠存在並會保持原來有的秩序和原有的完善境況，即保持最高之神最初安排的那种秩序和境況。它們不能因人們的邪惡行為而不合理地打亂秩序，這不僅因為沒有什麼東西能改變全能上帝的意圖和規定，而且也因為在這種場合決不可能存在人們的邪惡行為。實際上，邪惡怎能違背全能上帝的意圖和意志潛入人們中間呢？這是決不會發生的事情。否則就不能不斷言人們的邪惡行為要比全能上帝的意志更強有力，而這個說法似乎又是荒謬無理的。

我們亲眼看見人世間事物情況很惡劣，並且根據上述作家的話來說，世間事物的這種惡劣情況就證明秩序被人們的邪惡行為破壞了，因為作家所持的出發點是下面的推測：無限完善的神，最初曾把我們安置在比現在較好的秩序和境況中。這就必須作出結論：絕對沒有這種無限完善的神，因而那個叫做上帝的東西並不是上帝。這就是說，如果我提到的那位作家有權說，不合理的秩序是人們的邪惡行為所造成的，或者說上帝不是上帝；那麼他自然有更

充分的理由說，如果上帝真是上帝，那么人們的邪恶行为就决不能在有秩序的事物中造成紊乱；因为这样的威力、这样的慈爱和智慧，既然給事物造成这样良好秩序，这样完善的境况，它們就会注意决不让人們的邪恶行为来破坏这种良好秩序和完善境况……。所以我們无论說秩序紊乱是人們的罪恶行为造成的，或者說世界从来不曾有过比現在更好的境况和秩序：这都不会改变現在应当作出的結論。因为实际上看到的世間事物的悲慘、可怜、不公、不幸和令人难堪的境况，就足够得出如下結論：这些事物决不是无限完善的神創造出来的，决不是受他支配和領導的。要知道，說无限完善的神竟願意这样拙劣地來創造任何事物，并且让极小的邪恶、极小的仇恨、极小的暴行或紊乱悄悄地滲入自己的創造物之中，——这是完全不足信的并且簡直是不可能的。

崇拜神灵的先生們！崇拜基督的先生們！比方說，有一个家长本来可以毫不費力地、毫无煩惱地合理安頓自己的家庭，好好地管理自己的家庭，甚至可以容易地叫自己的孩子們都养成良好的习惯，养成优良的品格，但他却让一切听其自然，让这些孩子隨便成为什么人出現在世上——成为美男子或丑八怪也好，成为健康的人或病人也好，成为聪明人或瘋子也好；那么，你們談到这位家长时你們会說什么呢？如果他放任他們隨便向善向惡，甚至向惡多于向善，你們會怎么說呢？对于这样的家长你們会怎样說呢？难道你們会說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家长嗎？如果你們这样讲，那我就要肯定說，你們内心深处并不曾仔細思考过这个問題。

有一个牧人，他看管一个羊群，他让羊儿隨便在哪种牧場上（好的坏的）信步乱走，由于不讲究卫生以致使羊儿生了疥癬；此外，他还让羊群四处分散，以致使羊儿成了狂怒的犬和狼的牺牲品；对于这个牧人你們会怎样說呢？你們說这是一个模范牧人嗎？当然不会这样說。相反，你們會說这是一个很坏的牧人，他完全应

該受處分。

有这么样的一个法官，他不是认真地、大公无私地执行审判，反而袒护不公道行为和犯罪行为，不分善恶同样处罚，甚至还和恶人及杀人犯秘密勾结；对于这样的法官你们怎么說呢？你们会說这个法官是公道的典型嗎？当然，你们不会这样說，相反，你们会說这是世界上最不公正的法官，这个法官应給以严厉裁判和惩办的。最后，如果有这样的市长或省长，或有这样的統治一国的国王，他們不普遍推行善良規則和法律，不教导人民遵守这些規則和法律，也不在人民中間維持和平和保持丰裕的物质福利；而让人民互相爭吵、迫害，任人民在不斷紛爭和战乱中互相破坏、互相折磨、互相消灭；加之，国王还亲自在人民中挑起和助长这些有害的紛爭和殘酷的战争，对于这样的市长、省长或国王你们怎样說呢？难道你们会說这样的国王是善良国王的良好典型嗎？当然，你们不会这样說。你们一定会說，應該剝夺他的一切权力、荣誉和尊严，应当叫他退出领导地位。你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說，因为这样的行为和国王的善良、賢明及偉大是不相称的。任何不是好国王的国王，都不配做国王。

崇拜神灵的先生們！崇拜基督的先生們！你们說你們的上帝是万民和万物的最高創造者，是人們的最高牧师和最高指导者，特別是最高的灵魂牧师；你们說，他是全人类最高的法官，最后还說他是整个世界的最高統治者和主人。更正确点讲，你们說，他亲自把家长、牧师、法官和最高統治者的一切优秀的和可尊敬的品质汇集在自己身上。可是，如果他把你们、把自己的家庭（而家庭构成了整个世界）扔在一旁，听其自然，让自己的这么多的子孙（即人类）变成这样丑陋、难看、凶狠、不道德、多疾多病的人，讓他們肆无忌憚地作奸犯科而不受惩办，那么，你们怎能說他是无限善良、无限賢明的家长呢？难道照你们的意見來說，这对于善良和賢明的

理想化身的家长是相宜的嗎？他既然这样漫不經心地让自己的子孙沾染上各种謬誤和恶习，他既然到处让好人成为恶人的狡猾、仇恨、凶殘和阴險的牺牲品，你們怎能把**他**称做善良的牧师的典型呢？难道这是善良的牧师应当做的嗎？倘若有罪之人和无罪之人一同遭到不幸，他却不管有罪无罪同样惩办他們；这时候你們怎能把他称为公正法官的典型呢？难道这样的行为是与完全公正的法官相称的嗎？最后，如果他不向人們公开他的意图和願望，不让人們亲身体会这种意图和願望，而让人们在不断的紛爭和战争中互相勒索、迫害、破坏和杀伤，你們又怎能把**他**叫做世界上最优秀的君主和最高的統治者呢？难道这是最善良最聰明的君主和世界的最高統治者應該做的嗎？在日常生活中你們对于派来领导和管理你們的人的諸如此类的行为，是会加以非难和譴責的，可是对于你們称之为超乎一切和无限善良的上帝的同样的行为，却可以贊同；先生們：你們根据的是什么理由呢？难道你們把那些在人們身上被視為應該受到严厉譴責和惩办的罪恶行为移到上帝身上就变成非常可爱的和无限善良的美德嗎？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做好一切可能做好的事，不防止一切能够防止的坏事，他就免不了要受譴責和懲罰。

比如說，如果医生有可能容易治好一切疾病，甚至可能帮助人們預防疾病，或者甚至可能防止死亡和各种灾禍，但是他不願意帮人們治病防灾，而听任人們死于貧困、死于疾病，那么，难道这样的医生不應該受到严厉的譴責和惩罚嗎？如果一个家长本可以使自己的孩子們成为优秀、高尚、聪明、有德行的完善的人，可以让他们們生活在一切福利都丰裕的环境中，可是他不願意让他们們生活丰裕而让自己的孩子变成品行敗坏、心术不良、笨手笨脚的人，让孩子們处在可怜的境况中，让他们成为过分貧困和饥饿的牺牲品，难道这样的家长不應該予以最严厉的譴責嗎？最后，我們簡短地說，

如果有某一個國王他本可以讓自己的人民幸福和遇事稱心如意，可以帮助人民防止一切災難、禍害，防范任何不幸事件，可是，他不讓人民避免敵人侵擾蹂躪，而讓人民悲慘不幸；難道這樣的國王不應該給以严厉譴責嗎？是的，當然應當予以严厉譴責。基督教徒和一切崇拜神靈的先生們！你們斷言並且希望別人相信：你們的上帝可以給人們做任何善事，可以使人們預防並且順利地避免任何危險和災禍。你們斷言：上帝可以使人們一切都幸福如意，使大家都成為很善良、很聰明和很有道德的人，可是人們清楚地看到，每個人都和你們一樣清楚地看到，他遠沒有給人們以各種各樣的幸福，沒有讓人們防止各種災禍。既然他所表現的行為與你們所說的相反，那麼，你們還可不可以斷言並使我們相信，他是全能的、無限善良和無限聰明的呢？

難道你們不知道上帝越是善良越是完善，他就應該做得越完善越聰明嗎？^①如果象你們所講的，你們的上帝是無限善良、無限聰明和無所不能的，那麼，毫無疑義，他會極其聰明地、極其完善地創造和安排一切事物。哲學中有這樣的一條定理：一切被領悟的東西，都是照領悟者的方法來領悟的。如果這個定理是正確的，那麼下面的這句話也是相當正確的：一切創造出來的東西在自己身上都帶着創造者的手跡。可見，如果一切事物是全能的和無限完善的巨匠創造的，那麼，他一定會把它們創造得極其完善，因而一定沒有任何瑕疵和缺點。但是，不僅沒有看見一切事物處在這種理想的和罕見的完善境地中，而且恰恰相反，我們看到它們只是處在紊亂、無秩序和惶惶不安中，處在貧困和無力的淒慘和痛苦的境

^① 《宗教講話》^[1]的作家說道：大家都知道，無限神聖和無限聰明的上帝不會不讓自己所創造的萬物達到完善和完美所必需的理想境地。上帝不會把任何事物做到半途而廢，也不會使他的創造物空無內容；因為根據必然性，那些創造物都尽可能地具有一切優良品質和充分的神聖性及尊嚴性（五旬節後第二個亂拜日第十二次講話，第3卷，第408頁）。

地中。說它們是全能的无限善良和无限賢明的上帝所創造的和管理的，其迹象在哪儿呢？毫无疑问，沒有这种迹象。

毫无疑问，无限完善的上帝的善心、智慧和荣誉都要求他成为一切人和每一个人彻底认识和热爱的对象。因为按照通常的法则，善心是可以傳播的。善心越大，它越應該傳播，它越应当让人家认识自己，并成为爱的对象。因此无限完美的善心和智慧一定要完全让别人知道并成为认识和热爱的对象。实际上，这是什么样的善心呢？它一点也不让人知道自己，即怎样也不让人家察觉自己，一点也不让人家认识自己。这样的善心始終是沒有什么益处的。这一点在我們所謂聖經之中业已指明了。耶穌·西拉哈夫^[2]說：“始終藏着的智慧或宝貝有什么用处呢？无论这个或那个都是一点用处也沒有。”^① 他說：“隱藏着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优点的人，还不如隐藏着自己的毛病和缺点的人。”^② 因此有个所謂先知曾說：“上帝耶和华的荣耀到处顯現，凡有血气的人都听見他的教言。”^③ 另一个先知則說，上帝的荣耀到处显得这样清晰明白，以致任何人都不待指教就懂得怎样认识他的荣耀。上帝說：“我把我的法律往他們心里灌輸，我把我的法律銘鏤在他們的心坎上。”他說：“任何人也不必教导自己的兄弟或邻人怎样来认识我，因为他们从小的到大的都认识我。”^④ 他不仅让所有的人都认识自己，他甚至說也让野兽认识、頌揚和赞美自己。他說：“野兽、龙、蛇和駝鳥都会赞美我。”^⑤ 他說：“因为我作的都是新事。”

总之，按照这些先知的說法，上帝只把荣耀归自己而不归别人；他說，他关心自己的荣耀不与任何人分享。他說：我是耶和华，

① 《耶蘇·西拉哈夫智書》，第 41 章，第 17 节。

② 同上，第 18 节。

③ 《以賽亞書》，第 40 章，第 5 节。

④ 《耶利米書》，第 31 章，第 34 节。

⑤ 《以賽亞書》，第 43 章，第 20 节。

我是堅強有力的全能的上帝，我關心自己的榮耀。我不能讓我的名字被毀滅，我不能因為愛惜自己而縱容自己做這個，我不能把我的榮耀給任何人。他說：“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對於恨我的父親的罪過，我必懲罰他的子孫直至三四代。”好象為了更加確証自己話的真實性，他還用誓言咒語來證明這點。他說：“我指着自己起誓，凭真理和公道起誓，我的話是要應驗的。任何族派都崇拜我，每一個人都贊美我。”^①

那末，從這兒所引述的理由及証據就能顯然看出，上帝（即所謂無限完善的存在物）的善心、智慧甚至其榮耀的特點就是讓大家完全認識自己和熱愛自己。可是顯而易見，並沒有這種無限完善的存在物，他可以讓每個人完全認識和熱愛自己。要知道，他如果可以讓大家完全認識和熱愛他自己，那樣就誰也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否認他，或懷疑他的存在，象現在這麼多的人所做的那樣。我們的上帝崇拜者就容易來証明他的存在，他就不需要這麼多的布道者來進行宣傳，以便使人們認識他。這樣一來，既然許多人不認識他，許多人不承認他的存在，或者懷疑他的存在，既然甚至最熱忱的崇拜者也既不能引用理性的論據，又不能用感性的事實來証明他的存在，那麼，顯然就証明了沒有這種存在物，因而也沒有所謂上帝。

全能的、無限善良的和無限聰明的存在物，其本性應當就是善良和聰明，而他的榮耀和這種善良、聰明的本性原應該使他把一切事物都做得盡善盡美，因此，決不容許存在任何毛病和缺點，這也同樣是顯然的和無可爭辯的。根據同一理由，維持和保護自己的創造物，使它們永遠完整和完善，這也應當是個無限善良、榮耀和聰明的存在物的特性。如果他不這樣做，那就無疑是因為他不能

① 《以賽亞書》，第48章，第11節。